

论叶蔚林新时期小说中的人文情怀

陈敬胜^①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 湖南 湘潭 411201)

摘 要: 叶蔚林新时期的小说主要以湘南 菇母山区的人情风物为题材, 富有人文情怀和人道关怀是这些小说的价值主题, 也是其作品中人物形象的人性特征。在这些作品中, 叶蔚林刻画了一系列洋溢着原始生命活力、与自然和谐共处、爱情观念至情至真的人物形象。

关键词: 叶蔚林; 新时期小说; 人文情怀

叶蔚林作为 20 世纪 80 年代享誉文坛的“湘军”作家群中的一员骁将, 在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创作。这时期的创作基本上以他的军旅生活为素材, 代表作品有《边疆潜伏哨》《英雄港的主人》《布谷鸟》等。这些作品艺术性不高, 在今天看来, 与其说是小说倒不如说是一些赞美诗。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现在回过头看, 那时写的东西是很毛糙的, 不过也洋溢着生活气息。”^[1] 评论家雷达把叶蔚林这段时间的创作称为“布谷鸟时期”, 也就是作家自己所说的“第一步”。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以来, 叶蔚林跨入了他创作的“第二步”, 也就是“新时期”。这一时期, 他以代表作《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一炮走红。这篇小说获得了文艺报 1977—1980 年度 5 个一等奖之一。他的短篇小说《蓝蓝的木兰溪》荣获 1979 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 陆续发表了《酒殇》《黑谷白狐》《五个女人和一根绳子》《美丽野鸡坪》《天鹅岭林涛》《割草的小梅》《菇母山风情》等一系列以湘南 菇母山的风土人情为背景, 瑶文化浓郁, 风格独特, 语言优美, 意境清新, 具有浓厚地域色彩的中短篇小说。叶蔚林这一系列以菇母山区为背景的小说, 凝聚着他对生命的思考和人性的探索, 普遍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精神。本文尝试从对原生态的生命个性, 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以及至情至真的爱情观等三个维度来探讨叶蔚林新时期小说中的人文情怀。

一 原生态的生命个性

叶蔚林是一个具有浓厚人文情怀和人道主义倾向的作家。他在《思想境界及其他》中说: “我倾全力去讴歌山区人民的美好心灵, 讴歌大自然的美, 我获得了诗意。”^{[2]490} 这种人文意识与精神源自他特殊的经历和生存环境。他虽是广东人, 但命运使得他与湖南江华的瑶族聚集地菇母山区(当地人叫它姑婆山)有缘。1959 年他曾到江华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菇母山区深处的大柳村瑶寨改造, 这一放就是 10 年。这 10 年他跟菇母山人民同吃同住同生产, 在生活的最底层体验生命, 思考人生, 获得了文学感觉。

叶蔚林的人文关怀和人道主义的思考主要体现在笔下一系列人物的行为方式中。他笔下的菇母山区人物全是好人, 看似粗鄙, 放诞不经, 为所欲为, 自然率性却都具有一颗金子般的心, 与生俱来有一种成人之美, 守约信义的品格。你来了他们欢迎你, 你走了他们还长久记住你。在他们看来人是生而平等的, 没有好坏之分。“我不管你是好人还是坏人, 我只知道你是客人。”(《菇母山风情》)这就是他们判断人的价值尺度, 简单而又可贵, 是灵毓的菇母山赋予他们的文化内涵和价值判断。

《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中的放排工盘老五是个十分丰满而又独特的人物形象。叶蔚林在他身上寄托了自己对爱与美的思考, 既着力表现他几近于自然状态的人性和原始的生命力量, 又努力去描写

^① 收稿日期: 2008-07-03

作者简介: 陈敬胜, 男(瑶族), 湖南江华人, 湖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理论、文学批评。

一个山地民族所具有的高贵品质和非凡意志力。盘老五和他的放排工几乎不受道德礼仪规范的约束,他们遵循自然的法则,本着内心的直感快乐地活着。热了,就脱去汗衫,脱掉短裤,赤条条地立在排边,面对河岸,故意引起岸上妇女们的注意,然后在妇女们的骂声和放牛孩子的追逐中跳进河中快意地纳凉。渴了就喝酒,兴致来了就斗酒大碗大碗地喝,醉了就嘿嘿直笑,边哭边骂人,疯疯颠颠朝水里跳。盘老五和他的放排工在寂寞单调的排上酗酒、斗殴、耍恶作剧,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人性美的一面。也正是这些普通的劳动群众最懂得人的价值,敢于维护人的尊严。当原来的老区长徐鸣鹤,因为带病踩打谷机,“一头栽在打谷机上,血从嘴巴里涌出来”,《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生命处于垂危状态时,是盘老五、石牯、赵良他们一起把老徐送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相对安全,以打鱼为生的魏老头那里保护起来。石牯的恋人改改出现在河边的荒滩上,盘老五比谁都兴奋,完全忘掉了同石牯的冲突,也不怕惹不起抢夺改改的男人。他主动将排靠岸,把改改接到排上,一手拉着改改,一手拉着石牯,将他们送进蓬里,还正气凛然地说改改的出嫁,“那是强迫的,不作数!”“男有情,女有义,相见不容易,咱们要成全他们!”《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在木排遭遇险情,随时都有可能排毁人亡,放排人面临生与死的考验时,盘老五不顾自己年事已高,首先考虑到的是赵良有7个小孩需要他照顾,而石牯有改改在等着,自己则是孤身一人,无牵无挂,从而固执地掌排,把生的机会留给同伴,从容地面对死神地挑战,用生命诠释着什么是人情美、人性美。

美国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经过研究,将人类的文化分为太阳神型,酒神型以及妄想狂型等3种模式。她认为这些文化模式的形成主要是文化在起作用。“按照她的观点,人类都潜在地存在着一种大致相同的性情,而文化是按照自身的传统模式来选择这些性情。”^{[3]178}瑶族是个山地民族,秉承的是山地文化,其核心是率真、质朴、单纯,尊重生命,是一种生命文化,接近于酒神型文化模式。这种文化模式的价值理念在叶蔚林的笔下得到了充分体现。

钟菌儿是位让人眼前一亮的人物,她不仅心如甘泉,更重要的是对生活充满了热情、激情与想象,其身上蕴涵着超强的生命力。她进城看到赵来宾被红卫兵悬空吊起,想都没想,就尖声叫道:把他放下来。她用自己精准的枪法,击断木杆上的粗绳子,救下赵来宾。被追她的人逼得没办法进行抵抗还击

时,她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打死追她的人,但就在要扣动扳机的瞬间,她忽然想起那是人,人是不能随便打死的。于是她将枪口稍稍一抬,子弹飞出去,那人的帽子象被一阵急风“刮掉”了。不是至善至美之人,谁会轻而易举地将欲置自己于死地的人轻轻放生呢?

打白狐一个“对眼穿”是钟菌儿的神圣使命,是她的全部生存意义之所在,是钟家两代人许下的比山还重的愿。钟家两代人为此付出太多了。钟河山,冷峻坚韧的猎人,英雄肝胆付水流,始终没能实现打白狐的诺言而抱憾半生。他把践诺的希望托付给了女儿菌儿。菌儿为了实现“白狐的梦”,经历了近乎野蛮的“淬火”,立下了血誓,甚至于抛弃了爱情,独自一人过上了原始人的生活。在夏天和秋天,她脱光衣裳仅用一条布条兜住乳房。当打白狐一个“对眼穿”的机会好不容易来临,正准备引机待发时,她突然发现:今天来喝水的是一只母狐。刹那间菌儿心里一动,眼睛离开了准星,手离开了枪把。因为那是母狐,它窝里有崽。钟菌儿没接受过什么教育,她不打母狐完全是一个山地民族人文关怀的无意识呈现。这种无意识或者是潜意识的人文关怀渗透在每一个人物当中,像一根无形的主线或隐或显于叶蔚林新时期的小说中。

《菇母山风情》中赵老全,木兰溪的当家人。在外面开会住招待所看到自来水往水龙头流出,他就用为女儿买银链子的钱自费为乡亲们每家买了一个,为的是他们再也不用背起竹筒到溪边打水了。在阶级斗争成为一切工作中心时,为了全村人的口粮,他冒着生命危险偷偷抓生产。在他看来不管是有缺点的李大树,活钱较多的九九阿公,还是走路胸部挺起,奶子示人的汉族女教师尹隽都是好人,甚至整个木兰溪没有一个坏人,都不应该斗,结果是自己却犯了包庇罪,成了被专政和批斗的对象。他女儿小梨香,9岁那年,挑一篮鸡蛋、一篮棕片到圩上卖,正要用卖来的钱为自己买个铜镯子时,看到九九阿公因钱被偷,酒瘾发作,头上冒虚汗,脸色发白,双手发抖,就把自己的钱给了阿公买酒喝。没有人教九岁的小梨香这样做,她的善举完全是一个山地民族人文关怀情结的无意识自发显现。

叶蔚林笔下的菇母山区人物,放排,“赶羊”,流放原木的男人,刀耕火种的女人,强悍勇敢的猎人,基本上没接受过学校教育,是一群没被现代文明“异化”的原居民,他们的人性之美是“通过遗传逐渐潜入人的心中,”在荣格看来,这种无意识起源于

人性中某种比童年经验更为深邃的东西,是先天存在的,包涵了从祖先遗传下来的生命和行为模式。^[4]叶蔚林是带着身心俱疲之躯被下放到菇母山区接受改造的,“当时我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完全是个普通的劳动者。我心情抑郁、愤懑、不平,但又渴望着自由与光明”。^{[2][139]}“入苍则苍,入黄则黄”,他耳濡目染菇母山区人民的勤劳善良,他从内心到外表被菇母山人民健康原生态的人性融化了。

二 诗意化的栖居环境

叶蔚林笔下的菇母山区是瑶族的原栖息地,位置偏僻,呈自然的孤岛分割状态,社会经济相对落后。菇母山男人所从事的“赶羊”、“流放原木”等劳动极具危险性,稍有不慎就会有性命之忧,而女人的“砍山”实际上就是最原始的刀耕火种。但经济的相对落后不等于文明文化的落后。菇母山的瑶民享受着最纯净的空气,最甜美的山泉水以及纯绿色的食品,加上健康的心态,如果不是受极左路线的影响,他们完全可以过上一种富足的生活。他们秋冬季节白天狩猎,晚上就不分彼此,不分尊卑,不分阶级聚在一起,围绕一丈见方的火塘喝酒,听师公吟咏瑶族《过山榜》遐想始居地千家峒,一夜可以烧掉三千斤木柴,过着自足自乐悠然逍遥的日子,就象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在大地上诗意地栖居”。

醇厚的菇母山人民在质朴原始的自然环境中繁衍不息,代代相传。在生生死死的轮回中,懂得了与人友善相爱,还将对人类自身的爱投射于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在菇母山区,自然与人不是征服与被征服,破坏与被破坏的关系,而是一种相互顺从,相互适应的和谐统一关系。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自然也是人的一部分。《菇母山风情》中的九九阿公,带着心爱的狗可以十天半月不回来,没有人知道他到哪里了。他削扁担,编草鞋,挖药材,打野物,捅马蜂,偌大一个菇母山就是他的家。《感恩之地》中的盘二阿公在冬日黎明,可以用一把把绿豆唤来成群的禽鸟,为他跳美妙绝伦的舞蹈,禽鸟把他当成熟识的朋友。菇母山区是瑶族人民的始居地,在这片古老富饶的土地上,瑶族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文化价值体系,其核心就是适应自然,与自然为友。他们不懂得文化为何物,也不懂得什么叫生态,但他们的实践规范却与斯图而德所主张的文化生态学理论主张不谋而合。“文化生态学认为,文化在人类与其生态环境之间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类通过文化认识到能源或资源,同时又通过文化获取利用能源或资源。”^{[3][229]}叶蔚林在菇母山区瑶寨呆了

10年,知晓那里的风物,熟悉那里的文化。“倘若说《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获得一定成功的话,我没有别的依仗,唯一的依仗是熟悉生活,熟悉这个题材范围内所接触到的一些生活”^{[2][138]}叶蔚林笔下的人物,对他们赖以生存的自然尤其是森林没有过多的索取,而是一种亲近和保护,这也是一种变相的关爱人类本身。在生产实践中,他们懂得了森林的重要性,他们深知失去了森林就如毛失去了所依附的皮。当现代文明加速毁灭他们赖以生存的森林时,他们不仅痛心疾首甚至是铤而走险。老护林人冯炳山(《天鹅岭林涛》)爱林如命,当他百般阻止山外人毁灭森林无用时,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去破坏桥梁、索道,扎轮胎,以推迟森林的灭顶之灾。他“投案自首”时,发出的最后呼喊是“救救森林!”木兰溪有缺点的大树为了保护树林,强忍着两天没吃饭,一夜没睡觉的饥饿与疲倦,用大桎青树与大火搏斗,虽然他未能制伏烈火,最终被浓烟呛倒,被烈火烧死。但他与烈火的殊死相拼,争得了灭火的时间,保护了树林。

叶蔚林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思考,还体现在人与动物尤其是与狗互相依存、互相馈赠上面。狗是叶蔚林菇母山区小说中常见的意象。盘二阿公视小花狗为人生的伴侣和益友。他一年四季背条长管猎枪,带着花狗转入山弯山角,经常在深山老林里夜宿。花狗也总是如影相随伴着他,有时小花狗就是盘二阿公。在“我”离开小尾寨时,是小花狗一程程相送,而盘二阿公却没见了踪影。

钟菌儿在父亲去世后,陪伴她的只有黄牯,是黄牯伴她战胜了孤独与寂寞,黄牯的老去很使她伤心。黄牯死后,钟菌儿完全按照厚葬亲人的礼节,把它埋到了父亲的坟边。没有了黄牯,“野兽也似乎欺她孤立无援;夜里几头饿狼竟敢绕着木屋逡巡,发出示威的长嗥”(《黑谷白狐》)。到木兰溪大队做客,客人首先感受到的是狗的热情。“最先从寨子里冲出来的是一大群狗:有黄狗、白狗、黑狗也有棕红色的松毛狮狗。它们拥挤着,你把我推到前面,我把你推到前面。它们吠得很兴奋,很响亮……训练有素,热情有礼。”(《菇母山风情》)菇母山的瑶族人民对狗的感情不仅是生存上的依存关系,而是把狗当作始祖图腾来加以崇拜。据传古时高辛氏受到犬戎的侵略,便诏令天下:有能打败犬戎之将吴将军的,赐黄金千镒,邑万家,并将小女三公主嫁之。高辛氏自己养的一条叫做盘瓠的狗,听到诏令之后,便去咬了吴将军的头回来。皇帝一见立功的是狗,便有些后悔,

倒是皇帝的小女儿认为皇帝不能失信,便与盘瓠一起跑到深山老林中,生了六男六女。这六男六女就是瑶族十二姓的始祖。因此菇母山人民对狗有一种特殊的情感,天生贴近亲近它们。现在瑶族人民仍然保留着不吃狗肉,禁止杀害狗的传统。叶蔚林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狗意象是一种符号象征,象征着菇母山瑶族人民的忠诚、友好以及命运与生存环境抗争中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顽强的生命力量。

三 至情至真的爱情追求

爱是文学作品永恒普遍的主题。一方山水一方人,灵秀的菇母山水孕育着童心般的人民,他们吸山水之精华,绝少有世俗欲望之爱,他们是一群爱情至上者,这是一种源于自然又超越自然带着神性的爱,是最原初最本真,不记条件不受世俗规范的约束,守约信义,成人之美的爱。

《蓝蓝的木兰溪》中的瑶族漂亮姑娘赵双环是全省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是公社党委书记盘金贵一手培养的政治苗子,有着很好的前途。但她却敢于冲破思想的禁锢,爱上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的肖志君,一个因肺病经常吐血的汉族瘦小青年。爱得细致、真挚,她用自己火热的心温暖着他寂寞的灵魂,枯萎的身躯。赵双环为了不耽误肖志君的工作,让他多休息一刻,拿去了他的闹钟。每天凌晨4点40分准时去电站叫醒肖志君,象山里的知更鸟一样准时,然后匆匆离去。大雪飞扬的元旦节深夜,赵双环冒着大雪去陪肖志君上班,还帮他煮粽粿和红枣。面对盘金贵的政治压力她不但没有屈服,还选择了牺牲前途,甚至愿意随肖志君去天上、地下,哪里都可以。

《菇母山风情》中梨香对大树的爱也是伟大而又圣洁的。大树从小没有爹妈是个孤儿,又懒又脏,是梨香用自己的柔情感化和转变着他。大树参军后,梨香痴痴地想念他,在深深的青山里,蓝蓝的木兰溪畔,在早晨、黄昏,有月光、没有月光的晚上。大树被当作现行反革命押送回木蓝溪后,梨香没有嫌弃他,处处为他辩护,为他着想。她相信大树的为人,也期盼着大树证明给别人看。大树用身体保护森林被烧死后,梨香甚至因过于痛苦而丧失了理智。

在受迫害青年黎朗误入黑谷,命悬一线,生命垂危之际,是钟菌儿用最原始的治疗方法救活了他,用自己山泉般甜美的爱心滋润了黎朗行如走尸般的身体,形如朽木的灵魂。为了寻找野蜂蜜给黎朗补身体,钟菌儿还翻越了几架山,晚上与狼共舞,趴在大树上过夜。为了养活黎朗,钟菌儿刀耕火种,赤裸着

上身,披散着浓密的头发,挥舞着树枝完全过着史前人类的生活。为了黎朗她愿意牺牲一切。

叶蔚林笔下的盘老五、大树、石牯等男性形象身上也洋溢着淳朴厚道的人性美。尽管显现层面上似乎没有女性那样敢爱,甚至是爱情的“逃兵”,但在骨子里也同样是一种纯真之爱,以一种成人之美和原始宗教的方式呈现出来。盘老五年青时曾经与一个穿红衣裳的女子相爱过,相约在一个潇水码头相会,但因散排欠下“磨盘债”,怕连累女子而狠心而离去。后来他又爱上一个财主的丫头,但又因为同情一个30几岁的单身长工,却劝财主的丫头嫁给长工。盘老五在爱情上的成人之美是他人性美的延续。大树尽管再三回避梨香的爱,还故意做点“苟且之事”使梨香灰心、失望、嫌弃他、讨厌他,但心里丝毫没有忘记梨香,越避开就越感到她的存在。从某种意义上说,大树对梨香的爱带有原始宗教色彩,他躲避梨香是因为怕身上没有洗脱的“污点”,拖累梨香,放弃爱情是为了所爱的人得到更好的爱情。他舍身救火,耗尽气力之时,唯一的愿望是用身体保护梨香送给他的那朵大纸红花,这是对梨香之爱的真情显露。

叶蔚林笔下的菇母山人物的爱情都是以悲剧收场,这种悲剧性的爱情本身就是一种深层次的爱,是一种超凡脱俗的爱,是人性至美的表现,同时也是叶蔚林矛盾思想、复杂心理的缩影,根本上来说这是一种时代的悲剧。

生命、人性、美,这是三个相互关联的范畴,在本质上是同义的,本真的生命自然散发出人性,本真的人性就是美就是诗。叶蔚林的新时期小说与中国新时期伤痕的痛切,反思的忧患,改革的喧闹相比是一种恬淡的坦然,与后新时期的先锋、实验相比更具人性的光华和对生命丰富内涵的领悟。

参考文献:

- [1] 叶蔚林.给《语文教学通讯》编辑部的信[J].语文教学通讯,1980(5).
- [2] 彭华生.新时期作家谈创作[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 [3]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文化研究的历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 [4] 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09.

(责任编辑:黄声波)